







張齊賢諫北征

方今海內一家朝野無事。閑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平。屯兵尚衆。出
燕未下。輦運為勞。以生靈為念乎。臣每料之。此不足慮也。自河東初
降。臣即權知忻州。捕得契丹納米專典。皆自山後轉般。以援河東。以
臣料契丹能自備軍食。則於太原非不盡力。朕為我有者。蓋有不足
也。河東初平。人心未固。嵐憲忻代。未有軍寨。入寇則田收頓失。援邊
則守倘可虞。而反保境偷生。畏威自固。及國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
右扼。疆事甚嚴。恩信已行。民心已定。乃於鴈門。陽武谷。來爭小利。此
則戎狄之智力可料而知也。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

唐順之曰
看浮虜情
了哉



戰而勝若重之謹之則我人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
盡由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
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稱良將於趙用此術
也所謂擇卒未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遠鄙寧則輦
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之民獲休息矣民獲休息則田業增而蚕織廣
務農積穀以寔邊用且戎狄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肯投諸死地而
為寇哉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乎爭尺寸之事角夷狄
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夷狄末也
甲夏內也夷狄外也是知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

茅坤曰漢
識帝王之
天非臣論

無他焉。廣推見於天下之民。爾推忘者。何在。平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則我欲欽。祗而至矣。陛下愛民利天下之心。真堯舜也。臣所慮群臣所聞多。以纖微之利。尅下之術。侵苦窮民。以為功能者。彼為此效。相習已久。至於生民疾苦。見之如不見。聞之如不聞。欽怨速尤。無大於此。伏望謹擇通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荆湖西川。河東有偽命。日賦欽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賦稅課利通濟。可經久而行為聖朝定法。除舊弊。天下諸州有不便於民事。委長史聞奏。如敢循常不以聞命。當嚴加典憲。使天下耳目皆知陛下之心。戴陛下之惠。此以德懷遠。以惠利民。則幽燕竊地之醜。沙漠偷生之虜。擒之以屈膝。

在術內爾。

鍾惺曰。管人論齊賢。後知遼不可伐。而不知燕薊在所當取。此固
狀矣。狀力不能取。而後慕取之虛名。以勞燕天下。而終不能取。
則又何益。觀太宗之始終。致敗。則知齊賢之論。為長慮深識也。

茅坤曰首
二語已括
盡一篇大
意

田錫斷論

謀慮者斷之始也。勇敢者斷之用也。若謀慮未甚精成，敗未盡見，情偽未洞，知而不忍，欲利欲勝之意，不悉小忿小耻之心，卒然奮發，自謂決斷，斯乃剛忽而趣敗也。安得謂之斷哉？善謀慮已精成，敗已見，情偽已審，而猶疑事或未濟，尚憂理之未盡，猶豫於大難，惶惑於臨機，本謀亂而不能堅守，始慮撓而不能必行，是謂無斷也。噫！排大難濟大事，立大功，垂大名，皆繇於斷也。陷大惡，致大亂，隳大功，失大事，亦由於斷也。蓋謀熟而後斷，則大功大名隨之而興矣；智淺而言斷，則大惡大亂亦隨之而陷矣。昔桀惡日盈，湯德日新，干戈未舉，成敗

之數先定也。湯乃勃興，應天順人，一戰而克，遂自諸侯而為萬乘主。斯則湯之智慮已精，成敗已見，而果敢於斷也。其次商紂縱虐而父王之德素積於民，民心歸周久矣。一旦武湯成湯之舉，師次牧野，風裂旗旆，武王震恐，以為天意未從，遽思中輟。唯太公獨排衆慮，以為必克。是則武王之斷未侔於太公。洎秦滅六國，威名雄迹，信有英斷長戟巨鎚，銷為金狄。聖謀國典，焚為煨燼。將以柔諸侯之兵也，將以愚天下之民也。若是果斷，自謂超三王，邁五帝，狀而陷大惡，致大亂，失大位，得非斷於強暴而不斷於仁信乎？由是知有斷於威武也有斷於為仁也。有斷於用賢也。有斷於貞介也。許由棄堯之禪讓，伯夷

絕周之孫。粟是斷於貞介也。管蔡流言。周公誅之。大義滅親之斷。自
周公始也。龍逢比干以諫而死。是斷於為忠也。伊霍廢黜由己。是斷
於為大節也。燕王用樂生。雖謗書盈筐。而委任愈堅。此則斷於用人
也。項籍勇傑。不能終用范增。所以霸王之業。卒為漢有。豈非無斷於
推心乎。世祖單騎入銅馬之軍。人人相悅。悅其推心也。唐太宗之初。
頡利控弦者二十萬。臨於渭濱。太宗單騎隔水責之。戎人畏伏。下馬
謝罪。于時臣僚進諫。以為輕敵。上曰。國家初定。若示之弱。即生戎心。
所謂智畧周通。而決斷果敢也。漢祖數項羽之罪。而弩矢竊發。責敵
之罪。頗類太宗。狀為飛鏃所中。若萬一不幸。即漢祖之斷有餘。而料

孫鑠曰反
竅引証斷
與不斷之
利害了賦

敵之智或淺也。有以見楚子投袂而起。孟明焚舟而前。是皆忤而成
功。豈是義謀而能斷哉。夫智與斷在乎兼備也。若差之毫釐。失之千
里。彼漢祖從酈生之言。斷而不疑。則功業無因而濟矣。彼太宗從高
祖之言。疑而不斷。則家國無因而變矣。今之論者。皆以韓信不從蒯
通之言。謂之無斷。錫以為韓信不斷於為忠。而猶豫思亂。以取誅滅
也。何哉。當蒯通說時。其心不迴。謂受漢恩深。不忍叛也。及其功高而
疑生。執逼而猜起。不能堅守初志。卒與陳稀謀亂。何始於忠而終於
逆。蓋無斷於忠節也。非無斷於逆亂也。詩所謂鮮克有終。其是謂乎。
亦猶孝景始用晁錯之言。從之如順流。將削七國之封。弱枝而強本。

一旦七國共叛。遽聽袁盎之言。誅錯。以謝七國。錯既誅。而亂不息。豈非孝景無斷於用人。而反惑讒誣之言哉。若成與敗。但思一決而不圖。始終慨然。自謂決斷。不其謬歟。故管仲不處子糾之難。非無斷也。非其死所也。晉宣得巾幘之贈。不敢出戰。非無斷也。戰未便也。是知智計明於後決。斷則事無不濟矣。

鍾惺曰。論得透。大有裨於中主。

鍾惺曰善
不讀書

田錫御覽序

臣聞聖人之道布在方策六經則言高旨遠非講求討論不可測其
淵深諸史則迹異事殊非參會異同豈易記其繁雜子書則異端之
說勝文集則宗經之辭寡非獵精以為鑒戒舉要以觀會同可為日
覽之書資於日新之德則雖白首未能窮經矧王者機務餘暇端拱
穆清所宜不勞躬而得稽古大端不煩覽而達為理大意臣每讀書
思以所得上補達聰而天啟微衷神佑私志近因宣召面得敷陳可
以銘於座隅者書於御屏可以用於帝道者錄為御覽今經取帝王
易曉之意史取帝王可行之事子或總於雜錄集或附之逐篇悉未

切○當○之○言○用○達○精○詳○之○理○覽○之○詳○其○義○則○事○與○機○會○用○之○得○其○時○則○
子○與○功○脩○冀○以○塵○露○之○微○上○裨○高○深○之○德○即○嗣○聖○功○業○與○堯○舜○比○崇○
生○靈○福○壽○在○義○軒○之○上○
茅○坤○曰○帝○王○之○學○允○宜○如○此○

神放敗論

茅坤曰習
俗壞人如
此孟母三
遷信不誣
矣

吳道字雲交。為兒童時。不逐嬉戲。而心樂於善。或瞑目而坐。或昂目而望。皆若有思於學也。狀不幸。生於隴西。其地僻畧。西戎生民。尚佛與鬼。道若冥行於芥蒼絕跡之境。無所索其途。又日覩其父兄所習。尚者。惟浮屠之學。於是化為浮屠氏。而從其法焉。狀資識穎悟。於其教。獨能挾指端緒。窺窮疵隙。又傍觀列聖之書。見仁義禮樂忠孝人倫之美。君臣父子夫婦宗廟之儀。則羞前之為。而自嘆曰。吾派何異夫井底蛙耳。於是褫去浮屠之服。而加冠巾。從縉紳之列。而問學焉。或有非而告之。曷自敗其道。而反能居吾列乎。生聞而疑。以告予。予

歎曰。夫自古聖賢。合天履中。通貫萬化。依仁由義。至公亡私。生民賴焉。萬物順焉。斯可謂道也。如彼浮屠氏。乃夷狄之一法耳。將謂道乎。若能外夷貊偏邪之法。即皇極大中之道。棄怪誕詭雜之跡。由忠孝雅正之途。為順乎為不順乎。爾能吐甘肥。食蔬糲。脫綺纈。衣布褐。出廣廈。安窮廬。孜孜伏誦。列聖之書。求列聖之心。雖昔之輩流。信信狀。千百其輩。隨而吹之。能撻狀不顧。此非有夷齊獨立自明之才。而能若是者。從希鳴呼。冠弁其首。褒博其服。學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策名進身。予知其儒也。而浮屠楊墨其行者。謂生自敗其道。果孰謂自敗其道者耶。夫百工技能。學之既至。雖不售。不用。咸能自信。愛而

不易他技者。慎其本也。惡有。李仁義禮樂。反不能自信。愛而為人。盡
惑者也。孟子曰。吾聞出於幽谷。遷於者。木。來聞下喬木。而入幽谷者。
也。又楊子云。在門牆則樞之。在夷狄則進之。生方出幽谷。遷喬木矣。
故作敗諭以進之。亦敬果其志也。
鍾惺曰。逃墨歸儒。歸斯受之。此文殊得此意。

張詠答王觀察書

少年無思算。好陪狂徒高談極飲。致踰壯歲。方遂策名。洎於登朝。又
倅邊郡。塞外清帖。公中事稀。日與虎侯雜戲為樂。五木未止。六博已
興。投壺奕碁。排象旋子。斯寔眇末。無足快心。其所至者。蹴陶引強。擊
射算帖。攘袂掣肘。嗥呼爭贏。有以壯臨軍之容。資佳會之具。其或八
月草枯。士皆繼獵。寒風吹面。則欲裂皮膚。驚塵隨人。則緇黑衣。屢渴
飲。已冰之酒。飢食連血之肉。馬不絕馳。弓不下臂。知得俊為快。不為
勞。筋為苦也。又若天清氣和。列坐暢飲。樂奏繁劇。貌貅引前。盤梁擊
鉤。以電轉奔。查角觝以虎爭。餘興未窮。則巨觥相罰。非倒甕非頽冠。

畧未云止與希生者道真堪喪魂特弟年方盛氣尚壯酒量過常遂
成飲癖洩入膜內棲於鬲中良醫不逢積癰成疾陰濁之氣久而下
垂既漸逼於膀胱寔難歸於膏肓下洩無路上蒸為瘡如斯之深又
將一紀與膏肓以同道亦腐脅之異名縱得神醫亦難措手誠由性
愚不知攝養貪酒不知樽節之所致也非身灾命滯之有云有則暫
食瘡痛飲水血派到關二旬未能入見上負明君捨爵之恩下累平
生行心之願由此而較乃是罪人數年前兄為中執中執者諸侯跋
扈宰相弄權授受匪人風教頗僻汰廢踰秦私謁公行繩違整綱真
執憲之用也俾天子之道廓如坦途訥濫之蹤泯狀亡絕豈異乎獬

身有晚太阿。欲揮持正之風。凜狀可懼。故公卿庶正。不可得而洽也。
兄懇苦相念。畧無避。兼親染簡題手。封靈藥。遠在千里。致於下交。必
欲袪弟羸軻。使之丁壯。起弟驅走。使之報君。有以見君子之用心。憂
於人。急於義。不與古賢並者。誰可方。爰屬阻修。尋闕報復。諒不以為
慢。而信為感之深。兄臨民有二。馭遠有術。苦寒在候。善飯是宜。無任
祝頌瞻望之至。

鍾惺曰。張詠高賢。豈至如此。或有托而言狀。寫孟浪沉湎之情。
骨五陵粗豪少年。人人皆宜置一通於座。以為溪省。

宋史

卷一

集賢堂

張詠提富民侯傳替

漢武晚年以丞相為富民侯。富民大本也。戾勸功也。推導之善此。將復古王之功。歎嘻。大朴未散。民命在天。風教既闢。民命在賢。賢不可黷。黷之非賢。先王仁孝以辯之。民不可擾。擾之生弊。先王簡儉以御之。粵自桀。作瑤臺。民始知勞。秦易井田。民始知弊。所謂上濶其欲而下散其束。西人桓桓去勞就安。百途鑿鑿。彫偽散朴。哀周之民也。真可哀哉。一作之百取之。斑白不得息。雄齒而趨。驅焦勞力竭而饑凍繼之。浮民姦我利。非賢盜我食。何嘗少得佑助。徒俾日攻之。故謂令德日埋。窮兵亦私。末途喧喧而大本取。憂者於斯也哉。非有太聖。

予坤曰古
金通病不
獨其常

正智其誰拯之歟。漢洗秦弊七十年。武威文經。漸被四海。以高祖之
文帝之儉。尚不能推民壽。卿切磨三代。加於武皇。事威窮侈四十
年間。民力凋半。亟下富民之詔。尊為上公之號。憂勞誠思。亦至矣乎。
徒知民富。而後國昌。不知國正。而後民治。吁。不能師三代育民之法。
以事末術。良可悲矣。亦由止奔流之舟。雖萬斯篙。未若五尺之纜之
要也。秦已弊之民。雖百斯術。未若一正其本之仁也。嗚呼。未塗未塞。
本要不正。欲民富。國昌。若未之有也。漢雜霸道。史或過矣。余愛其君
富民之志。臣榮富民之號。又憤不能開通之因。附史氏作贊以矯。

五后之世。事簡而民靜。夏商周之世。事正而民治。故貧富之名。稱焉。三代之季。四人亂倫。百途競新。蚩蚩餓死。無階生存之。遂使抱仁義。智能者。易以要功。於其間。如武皇帝。命富民侯。又如何哉。又如何哉。

鍾惺曰。漢武知以富民命名。即是輪臺一詔。種子惜穀於窮賸。雄心不能早擴充之也。張公矯而貶之固宜。

卷一

一

集賢堂

王禹偁黃州謝上表

乍離近侍。猶忝專城。涖省尤違。彌深感泣。伏以黃州地連雲夢。城倚大江。唐時版籍二萬家。稅錢三萬貫。今人戶不滿一萬。稅錢止及六千。雖久樂昇平。尚未臻富庶。永言養活。亦藉循良。如臣庸愚。曷副憂寄。謹當勤求人瘼。遵奉詔條。窒塞囂訟之民。束縛儉狷之吏。敢言課覈。庶免曠逸。况當求理之朝。必為無言之政。伏念臣叨司帝誥。又歷周星。既未上殿。求見天顏。又不曾拜章。論列時事。入直則閉閣待制。退朝則杜門讀書。雖每日起居寔經年抱疾。不敢求假。恐煩醫官。自後忝預史臣。同修寔錄。晝夜不捨寢食。殆忘已盡。建隆四年。見成一可。

鍾惺曰數語雖誇誇

之言狀非

仁子感即

左詞臣則

可

十七卷。雖狀未經進御。自謂小有可觀。忽起添言。不容絕筆。夫讒謗之口。聖賢難逃。周公為鴟鴞之詩。仲尼有桓魋之嘆。蓋行高於人。則

二語太自負

人所忌。名出於衆。則衆所排。自古及今。鮮不如此。伏望皇帝陛下。雷霆震怒。日月迴光。鑒曾參之殺人。稍寬投杼。察顏回之盜餼。或出如簣才。令君子之道消。惟賴聖人之在上。況臣孤貧無援。文雅修身。不省附離。權臣祇是遭逢先帝。但以心無苟合。性味隨時。出一言不愧於神明。議一事必歸於正直。愠於群小。誠有謫詞。謀及卿士。豈無公論。以至兩朝掌誥。四任詞臣。紫垣寵泰於舊人。白首不離於郎署。以微臣之行。已遇陛下之至公。久當辨明。未敢伸理。今則上國千里。長

遠可誦

淮一隅雖云守土之榮未免謫居之嘆霜摧風敗芝蘭之性終香日
遠天高葵藿之心未死仰望旅宸不勝涕洟
鍾惺曰引罪處往往不嫌自譽只是筆鋒利耳

王禹偁竹樓記

陳仁錫曰
澹遠之致
可掬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剡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是。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子城西北隅。雉堞圯毀。秦瓦礫。因作小竹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閒遼曠。不可具狀。夏宜坐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虛暢。宜咏詩。詩韻清絕。宜圍碁。子聲丁丁。狀宜投壺。矢聲錚錚。狀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鶴氅。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銷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木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客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槩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幹麗譙華則華矣。止

於○貯○妓○女○藏○鼓○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吾○問○竹○工○云○竹○之○為○瓦○僅○
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丙○申○
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已○亥○閏○三○月○到○郡○
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幸○後○
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
記○

鍾惺曰○高人風韻千古如在○

謝泌論宰執不許接客

伏觀聞詔宰執樞密使不許接見賓客。是疑大臣以私。書曰：任賢勿貳。忝邪勿疑。張說謂姚元崇外則疎而接物，內則謹以事君。此真得大臣之辭。今天下至廣，萬機至繁，陛下以聰明寄於輔臣，自非接見群官，何以悉知外事？若令都堂候見，則群官請見咨事，畧無解衣之暇。古人有曰：疑則勿用，用則勿疑。若政在大夫，祿太公室，國祚衰季，強臣擅權，當此之時，乃可為慮。今陛下鞭撻宇宙，總攬豪傑，朝廷無巧言之士，方面無姑息之人，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今日之謂也。奈何疑執政為衆世之事乎？昔孔光不言溫

室中樹顧雍封侯三日家人不知謝安石對客圍碁捷書至而客不
覺大臣當密慎如此雖妻子猶不得聞況它人乎使非其人當斥去
之既得其人任之以政又何疑也設若杜公堂謁見之禮豈無私室
乎塞相府請託之漸豈無官徑乎此非陛下推赤心以待大臣展四
體以報下之道也王禹偁昧於大體妄有陳述上累聖德蒙蔽聰明
狂躁之言不可聽用

鍾惺曰論得正大覺後世之引嫌迴避及易書黜名等事俱屬第
二義

孫奭論天書

臣竊見朱能者姦愼小人。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歸祕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閭巷。靡不痛心疾首。反脣腹非。而無敢言者。昔漢文成將軍以帛書飯牛。陽言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之。天子識其手迹。又有五利將軍妄言方多不讐。二人皆坐誅。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姦。誅於鄭州。漢武可謂雄材。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護國經寶券等。皆王鉞田同秀等所為。明皇不能顯戮。怵於邪說。自謂應寶動天神。必福我。夫老君聖人也。儻寔降語。固宜不妄。而唐自安史亂離。乘輿播越。

兩都盪覆○四海沸騰○豈天下乎○明皇雖僅得歸闕○復為李輔國劫遷○卒以餒終○豈聖壽無彊○長生久視乎○夫以明皇之英睿○而禍患猥至○曾不知者○良由在位既久○驕亢成性○謂人莫已○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耳○熟導諛之說○內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即紊正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禦兵寶符○安能排難邪○今朱龍所為○或類於此○願陛下思漢武之雄材○法先帝之英斷○鑒明皇之召禍○庶幾灾害不生○禍亂不作○王世貞曰○符瑞之妄○辨析甚明○而哀世庸主○往往不悟○且假此炫

人愚哉

人愚哉

人愚哉

三十三

樂久堂

江休復行舟戒

景祐丁丑歲夏六月。浮汴而東。將至驛名青陽者。風甚不可行。舟橫
竹箭之中。屢矣。柁者不能制其後。擄者無以奢其傍。遽泊於上風。多
其絺。纏以維之。固其掾。棧以繫之。蕩動頓掣。惴惴慮飄於東岸。責
其人置舟危地。對曰。若據便地。則乘流而止。順風而過者。慮有衝擊。
排。感之患。姑處此以避其銳焉。於是斷者續之。挺者掾之。恐懼警戒。
卒以無患。彼揚帆乘勢。嚮我延頸而羨之者。敗溺不救。擢撞相倚。退
而念曰。今日之風。我之患。卒以全。彼之利。遂以傾。利害不同。而吉凶
相詭。時耶理邪。或曰。止者易為工。進者難為巧。彼知順風之可乘。不

知疾風之不可乘得勢者不戒臨危者能懼是以禍福殊焉因志之
以為行舟戒

鍾惺曰涉世除夷大都賴此讀之每為

進者寒心

得奇持
鑑曰

張景河南縣尉廳壁記

縣尉能禦盜而不能使民不為盜盜賊息非尉之能盜賊繁過不在
乎尉矣上失其平下苦其情弱者困死強者偷生盜之常也豈樂盜
哉無竭民力民心安逸無盡民物民利豐寔居鄉聚族有良有睦履
詐跡偽有責有愧民之常也孰肯為盜哉故曰能與過不在乎尉在
時政之得失爾若夫平閭訟懾兇狡惟盜是禦者尉之職也苟失其
人則貪殘誣枉民不勝獎反甚於盜焉今郡縣至廣庸不知所得者
幾何人哉太原王昭慶字世範登進士第為河南尉尉之職無所不
舉焉雖狀誠不足展世範之才顧其所得亦斯民幸矣世範與景有

因求記於廳壁。庶有信於後。於是乎書。
茅坤曰。氣局矯健。與昌黎藍田縣丞壁記。各有其妙。

尹源唐說

策坤曰與
哀周光景
相類

世○言○唐○所○以○亡○由○諸○侯○之○彊○此○未○極○於○理○夫○弱○唐○者○諸○侯○也○唐○所○弱○
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燕○趙○魏○首○亂○唐○制○專○地○而○治○若○古○之○建○
國○此○諸○侯○之○雄○者○朕○皆○恃○唐○為○輕○重○何○則○假○王○命○以○相○制○則○易○而○順○
唐○雖○病○之○亦○不○得○而○外○為○故○河○北○順○而○聽○命○則○天○下○為○亂○者○不○能○遂○
其○亂○河○北○不○順○而○變○則○姦○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泚○李○希○烈○始○遂○其○
僭○而○終○敗○亡○者○田○悅○叛○於○前○武○俊○順○於○後○也○憲○宗○討○蜀○平○夏○誅○蔡○夷○
鄆○兵○連○四○方○而○亂○不○生○卒○成○中○興○之○功○者○田○氏○秉○命○王○承○宗○歸○國○也○
武○宗○將○討○劉○稹○之○叛○先○諭○三○鎮○絕○其○連○衡○之○計○而○王○誅○以○成○如○是○二○

百年姦臣逆豎專國命者有之。夷將相者有之。而不敢窺神器。非力不足。畏諸侯之勢也。及廣明之後。關東無復唐有。方鎮相侵伐者。猶以王室為名。及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內附。王鎔請盟於時。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舉而代唐。有國諸侯莫能與之爭。其勢狀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來巢蔡之亂。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據燕趙。疆相均。地相屬。其勢宜莫敢先動。況非義舉乎。如此雖梁祖之暴。不過取伯於一方耳。安能彊禪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強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或曰。諸侯強則分天子之勢。子何議之。過乎。曰。秦隋之勢。無分於諸侯而亡。連於唐何如哉。

鍾惺曰以諸侯而弱亦以諸侯而不亡就唐論唐則然矣然受封
於諸侯之強而僅得以不亡則其不亡其去亡也有幾觀此可
悟封建之得失矣

文臣

九

卷一

周敦頤太極圖說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静○極○復○動○一○動○一○
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
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
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
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唯○人○也○得○其○秀○而○
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
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
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白○立○天○之○

宋文公
卷一
集賢堂
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焦竑曰。濂溪學醇粹若此說不獨開宋儒理學之宗。直可與六經同讀。

周敦頤愛蓮說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衆矣。

楊彝曰。不無感刺而氣味自恬。

鍾惺曰。賢者之文。賢者之性情學問也。吾於此又云。

富弼辭樞密副使

臣○今○月○二○十○二○日○伏○奉○制○命○授○臣○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以臣在病○假○特○差○閣○門○祇○候○蓋○自○浦○賁○誥○勅○至○臣○私○家○臣○不○敢○捧○授○即○時○已○却○令○蓋○自○浦○賁○回○當○日○上○表○敘○述○懇○免○未○奉○指○揮○聞○今○日○又○蒙○差○降○中○使○傳○宣○云○此○命○是○朝○廷○大○用○並○不○因○人○特○出○聖○恩○精○選○令○臣○須○受○者○俯○伏○候○命○神○魂○驚○喪○便○就○死○所○未○能○酬○報○臣○本○無○才○術○驟○忝○榮○近○後○守○愚○直○之○性○誤○荷○聖○明○之○知○尚○以○契○丹○渝○約○無○故○造○端○遣○使○馳○書○有○割○地○之○請○事○起○忽○遽○遣○臣○報○聘○臣○遂○伏○祖○宗○之○靈○慶○稟○陛○下○之○聖○謀○再○詣○虜○庭○復○修○前○好○狀○亦○不○免○增○重○幣○噉○無○厭○飲○生○民○膏○血○之○資○成○

無忌曰此
時肯為此

言非出
誠不能

宋文公
卷一
國朝耻辱之事。臣痛恨切骨。慙無面顏。初欲抗於匈奴。今毫不許。又念彼既生隙。必求用兵。臣死節則至。微於國則無益。遂且屈意。勉疆就小。商量止。以遇倉卒之禍。故忍耻辱。偷活幸望。他時可以雪耻也。臣自不知所幹此事。只是且救目下奔突之患。未是長久安寧之策。緣自如及末。臣預聞。臣每至北朝。凡通和四十來年。未嘗見者。蕃漢官臣盡見之。四十來年。兩朝人使諱而不敢說者。臣盡說之。至於兩朝理亂興亡。無不講貫。兵馬戰鬪。無不校量。以此臣所以盡見得契丹委實。疆威奚雪。渤海黨項高麗女真新羅黑水韃靼回鶻元昊盡皆臣伏。一一貢奉。惟與中原一處為敵國而已。兵馬累集。便得百萬需。

朕餘力。前世不如。非是不敢南牧。只是不來爾來之。則無以技梧。所以謂未是長久安寧之策者。臣知其子細故也。前史云。百聞不如一見。他人之說。皆出傳聞。臣之所陳。盡是目擊。以此知臣之所說。不可不信也。今來雖且通和他日。未保無事。則是臣向來奉使不足為勞。既不為功。豈敢受賞。所以公歲再三懇辭樞密翰林二學士者。是自知無功。而不敢受也。蒙陛下察臣愚鄙。特賜查開。許臣自此於稍稍得安心矣。今日又蒙特出聖意。非常拔擢。臣始聞有命。汙渌夾背。前二學士與臣見守官職。若不相遠。尚不敢當。况樞府之地。誰為大用。以臣前懇。可達。豈可受之。臣執性至愚。惟道為務。不是飾讓。亦非。

好名美祿高官人之所欲。但有事理有可受與不可受。爾苟無後悔。受之無疑禍。若相隨以死。不受。今北虜雖暫通和。而外事未可知。臣若受賞。恐他日復有變動。朝廷責使人冒賞之罪。臣斷不敢避斧鉞之誅。設或朝廷謂使人只是幹一時之事。後來不可加責。且恕重誅。其如天下公論亦不肯放臣矣。臣畏懼公論。甚於斧鉞。臣所以累次不敢受賞功之命者。寔欲逃他日斧鉞之責。公論之逼也。况自去歲再通和好。後來議者便以謂無北顧之慮。邊鄙戎備漸已廢弛。匈奴知我懈怠。必為他日不測之患。臣所以日夜憂懼。寢食不遑。見今在身官職。尚恐他日不能保存。况當賞功之恩乎。縱朝廷未暇為刷耻。

晉鑛曰溪
論至此苦
心極矣

茅坤曰大
意在此

之計。豈不異時之患。且思所以倘豫哉。臣今所以不敢受賞者。猶望
人信。臣憂懼之說。必為戎備。或有變動。不至失事。亦臣之效也。臣若
遂受其賞。則人必謂使人既已受賞。決無事矣。是臣冒榮祿朝廷之
心。他日變動。故由臣而致也。臣每思及此。尤願終身不受爵賞。伏望
陛下思夷狄輕慢中原之耻。常懷讐雪之意。坐薪嘗膽。不忘戎備。內
則修政令。明賞罰。辨別邪正。節省財用。外則選將帥。練士卒。安輯疲
廢。崇建威武。使二邊聞風自戢。不敢內向。縱有侵犯。疆塞不為深患。
此乃是宗社無窮之慶。天下太平之基也。一使人不加濫賞。豈足煩
陛下丁寧之。若是乎。今雖上達聖意。不即拜命。臣銜感恩遇。已出萬

宋史 卷一
臣不勝死生大幸。臣愚志已定。乞更不差降中使。恐愈瀆聖聽。益重臣罪。早來雖已具此。懇盡附中使口奏訖。猶慮有所未悉。臣為足膝瘡腫。未任朝見。不得親對天顏。剖露肝膽。謹再具劄子奏聞。特乞矜允。

鍾惺曰。不賣賞。非矯廉。非好名。只欲激勵朝廷。報復耳。老臣為國苦心。千載下使人起敬。

范鎮論陳執中

鍾惺曰借
執中而規
諷朝政別
有苦心

臣聞去年十二月。熒惑犯房上相。未幾陳執中家決殺婢使。議者以
為天變應此。臣切謂不然。執中再入為相。未及二年。變祖宗大樂。墮
朝廷典故。緣莖事除宰相。除翰林學士。觀察使其餘僭賞。不可悉記。
陛下罷內降。五六年來。政事清明。近日稍復奉行。至有侍從臣寮之
子亦求內降。內臣無名起資。改轉月湏數人。又今天下民困政為兵
多而益兵不已。執中身為首相。義當論執。而因執循苟簡。曾不建言。
天變之發。寔為此事。陛下釋此不問。御史又專治其私。捨大責細。臣
恐雖退執中。未當天變。乞以臣章宣示御史。狀後降付學士草詔使

天下之人知陛下退大臣不以其家事而以其職事後來執政不敢恤其家事而盡心於陛下職事

茅坤曰○罰不當辜○公私不眠○明正其罪○自是朝廷大端○

范鎮請建儲

伏惟諫官者為宗廟社稷計也。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者。愛死而尸利之人也。臣不為也。臣不為愛死尸利而以宗廟社稷之計獻者。知諫官之任也。不敢負陛下也。惟陛下裁之。臣使契丹還過河北。河北人籍籍絲絲。皆謂陛下方不豫。時有言曰。我不能管天下事也。又呼大臣而戒之曰。且看太祖太宗面。道路傳聞。不審信狀。則有得有失。其失謂何。陛下憂勞萬幾。有風露晦明之感。纔一不豫。而遽言不能管天下事。此臣所謂陛下之言為失也。其得謂何方陛下不豫時。中外皇皇。莫知所為。而陛下方以祖宗後裔為念。是宗廟社

鍾惺曰得
將順微執

稷之計慮至深且明也。臣所謂陛下之言為得也。今陛下既已平復御殿聽政，是向之失者以為得也。願推所謂得者而終行之。行之術非明則不審，非果則不決。惟審與決而宗廟社稷之計定矣。方今祖宗後裔蕃衍盛大，信厚篤實，伏惟陛下拔其尤者，優其禮數，試之以政，或置之左右，與圖天下之事，以系天下人心。異時誕育皇嗣，復遣還邸，則景德中故事是也。初，周王既薨，真宗皇帝取宗室子養之宮中者，天下之大慮也。太祖皇帝捨其子而立太宗皇帝者，天下之大公也。宗廟社稷之至計也。唐自昭肅後，君臣之間諱言儲副事者，間君之為也。伏惟陛下觀太祖皇帝大公之心，考真宗皇帝時故事。

而點唐昭肅以下之為。斷於聖心。以幸天下。臣不勝大願。臣考之於古。參之於今。謀之於心。書之於疏。疏成而累月不上者。太懼無益於事。歿今之世。以累陛下之明也。既而自解曰。陛下方不豫。時尚不。宗廟社稷之至計。今已平復。肯忘宗廟社稷之至計。而殺敢言之諫官乎。必不。臣所以冒萬死而無避也。伏惟赦臣萬死之罪。審之決之。以定宗廟社稷之至計。非獨臣蒙更生之賜。乃天下之人之心也。不勝區區之愚。臣昧死再拜。

鍾惺曰。恣言而翼出之。謂之引君當道。志仁不愧矣。

宋文公

卷一

集賢堂



